

科士尼格做了一个悠长的梦

漫谈
人生

心地善良 处处阳光

□朱步楼

善良，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纯真、温情、体贴和慈爱，也是自身良好素质的体现。心地善良，处处阳光。这是人性的光辉，这是道德的光芒。

善良，是沟通心灵的桥梁、连结情感的纽带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。人生之旅，本来就充满着坎坷和纷争。抑恶扬善，让有限的生命在宁静祥和和得以延伸，应该是所有怀揣善良之心的人们共同的企求。但是，面对市场经济和利益竞争的社会现实，有的人因为善良被误解为软弱和窝囊，有的人因为善举遭到陷害上当受骗，有的人看到伪善者、作恶者不择手段掠夺了财富、窃取了名利，把善良与“无用”“吃亏”画上了等号，于是，那颗曾经晶莹的善良之心被尘土侵袭包裹，结成了厚厚的茧，麻木和防范的心理越来越重。在我们向现代化阔步迈进的今天，时代呼唤着善良，人们渴望着善良，人际间更需要善良。善良之声可以回响，善良之光可以映射。只要我们依照自己的善良初心，拥有善良、珍惜善良、播种善良，就会让善良产生无声的感化、带来生活的温暖、增加社会的和谐、焕发精神的动力、装点美好的人生。

善良是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之花结出的果实，其核心是无私奉献。善良的心地不是凭空而来，是在道德教育、环境熏陶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。所以，拥有善良，必须有信念、常修身、多积累。有信念，追求真理、追求正义、追求真善美、追求和献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。有了这种崇高的信念，就会有正确的善恶观，从而善恶分明。常修身，经常读书学习、内思反省，去恶扬善、为善是举，使心地善良的萌芽，在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下长成参天大树。

善良是一种深沉的智慧。与人为善是谦恭待人而不是低三下四。那种居高临下之态、傲才恃物之行、不近人情之举，只能制造人际间情感的隔膜。只有以谦和之心对话，以善良之举助人，才能缩短心灵的距离、找到情感的慰藉，并且体验到人情味的妙趣、感受到人世间的和美。与人为善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不是空洞无物的说教，它体现在善解人意的体谅之语中、体现在春风化雨的循循善诱中，更体现在扶危济困的以身作则中。善良容不得虚伪。对于那些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甚至笑里藏刀、口蜜腹剑的伪善之人，总会冷静观察、识破伪装，从而“择真善人而交，择君子而处”善良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，而是有自己的底线和尺度。一只猫看见屠夫用刀宰它时反而对他说：“小心你的手！”这不是真正的善良品性。没有对恶的主动抗衡和斗争，就是对自己的伤害。好善与嫉恶相辅相成。

善良是一种优雅的气质。心地善良，就会心胸开阔，将自我和他人看做平等自由的主体，去欣赏、宽容和帮助他人，并懂得换位思考、将心比心，站在他人的角度观察、思考问题，尊重人、理解人、关心人。善良的人，只会汲取别人的长处，不会盯着别人的短处。正如大海不会嘲笑一条小溪，因为小溪再浅，也能滋润一方田野；太阳不会讥讽夜晚的月亮，因为月亮代替它，在黑夜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。

心地善良，就会豁达安详，具有“风云不动安如山”的气质。人生天地间，“不如意者十之八九”，行善者也会吃亏上当、流泪受伤。但是，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，乐观通达，一如既往地播种善良，灵活自如地应对是非曲直、起落毁誉，就会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情，扬起生命的风帆远航。

心地善良，就会美丽端庄。相由心生，心善则美。因为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”，“多行不义必伤身”。与人作恶，或是心胸狭窄、妒贤忌能，或是阴谋鬼祟、伤神疲体，或是厚颜无耻、贪婪无度，常常杯弓蛇影、草木皆兵、四面楚歌，其行失节失态，其心惶惶不安，如入炼狱、如堕火海。而善良者不忘初心、胸襟坦荡，微笑着面对现实，永远充满着自信，快乐就像涓涓细流，时时在眼眸里流光溢彩。

善良是一种传递的火炬。《道德经》曰：“无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老天不会偏袒任何人，更不会亏待善良的人。但是，爱出者爱还，福往者福来。善良不是一方对一方的索取，它是对等的感应与回敬。虽然善良并不计较回报，但善良的人懂得感恩，有着“滴水之恩、涌泉相报”的心态。当善良与善良相遇，就会律动彼此的心跳、产生心灵的共鸣：你予我宽厚、我对你谦让，你遇危相助、我遇难相帮。“善人者，人亦善之。”大家接力传递善良的火炬，善良之光就会照亮别人、温暖世界。“六尺巷”的故事给了很多启示。

“善为至宝，一生用之不尽心；心作良田，百世耗之有余。”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；播种善良，收获希望。让我们承前启后，接力传递善良这一社会文明的火炬，迈向光明灿烂的明天！

内容简介

本书为小说集，由三部小说组成，包括《左撇子女人》《短信长别》和《真实感受的时刻》。《左撇子女人》的主人公玛丽安娜似乎毫无先兆突如其来地解除了与丈夫的婚姻，要过一种独立自主的日子，她好像神秘地幡然醒悟了一样。她独自承受着寂寞、忧虑、考验和时间的折磨，竭力保持独立，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理念。



作者简介

彼得·汉德克
Peter Handke
1942—

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奥地利著名先锋剧作家，小说家。他创作的《卡斯帕》，在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堪与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相提并论，被誉为创造“说话剧”与反语言规训的大师。他的小说《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》《重见》《无欲的悲歌》等渗透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，他用最简单的笔调写出具有丰富内蕴的作品。在文学创作之外，汉德克参与编剧的《柏林苍穹下》成为电影史经典，他本人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电影《左撇子女人》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。



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【奥地利】彼得·汉德克著

任卫东等译
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左撇子女人》

有谁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凶手，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从前的生活？从前，时光仍连绵不息的时候，格里高尔·科士尼格在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担任了几个月的媒体官员。他和妻子、四岁的女儿阿涅丝住在十六区一间阴暗公寓里。房子建于世纪之交，是一栋法国市民住宅楼，二楼和五楼分别有一个石砌的铁艺阳台。这栋楼坐落在一条宁静的林荫道上，四周都是风格类似的建筑，顺着林荫道走下去有一个小小的下坡，那条路通向奥斯特伊门——城西出口之一。白天，每五分钟就有一趟火车经过林荫道边的低地。每到此时，饭厅里的玻璃和碗碟就会乒乒作响，列车上的旅客都是从郊区去市中心的圣拉扎尔火车站，然后转乘西北方向的火车去大西洋，去多维尔或勒阿弗尔。（百年前，这个居民区还是葡萄园，现在，这里的一些老居民周末偶尔也会带着狗，乘坐同样方向的火车去海边。）晚上九点之后这里就没有火车了，林荫道一片静谧，不时有微风吹拂，连窗前梧桐叶的刷刷声都切切可闻。七月底的这样一个夜晚，格里高尔·科士尼格做了一个悠长的梦，梦的开端便是他杀了一个人。

突然间，他和世界脱钩了。他想改变自己，就像一个求职者想“改变自我”一样。然而为了不被觉察出异样，他还得延续从前的生活和自我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他每天毫无异样地和旁人一同坐在餐桌边，已然是一种伪装；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论自己，谈论“从前的生活”，也是为了岔开别人的注意。他杀害了一个老妇人，草草处理尸体后放进了一个木箱里——我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耻辱，他想。家里竟出了一个凶手！他最大的困扰是，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，却还得假装合群。那个梦的结尾是，陈尸的木箱已明目张胆地竖在他住的公寓门外，终于有一个路人打开了木箱。

从前，科士尼格对某事忍无可忍时，一般会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。而这天夜里，情况截然相反：那个梦令他不堪忍受，终于醒了过来。然而他很快发现，清醒和睡眠一样不再可能，甚至比后者更可笑、更无聊。仿佛他已开始受到无法预测的惩罚。事已发生，无法挽回。他双手交叉枕在脑后，但这个习惯对现状没有任何改观。卧室的窗外风平浪静；寂静良久后，院里常青树的一根枝条抖了抖，他却觉得，那根枝条并不是为风而动，而是因为自身内部蓄积已久的压力而动。科士尼格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屋子在底层，上方还有六层楼，重重叠叠，很可能都配备着沉重的家具，暗淡箱柜。他没有把手从脑后抽出来，而是鼓起了腮帮，仿佛在找一种庇护。他左思右想，希望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然而，既然一切都已失效，他也无能为力。他蜷起身想重新入睡，却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失眠了。快六点钟时，第一趟火车开过，床柜上的水杯终于叮当响起，他木然地起了床。

科士尼格的公寓很大，结构错杂。屋里走廊繁多，两个人会不期然地忽地撞个满怀。走廊很长，看似通往一面墙，到墙边却又有一个拐角，拐过去又是一段悠长的廊道，你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同一所公寓里。走廊一直通向一

间里屋，他的妻子正在自学一个听说教程，偶尔会待在那个房间学法语，有时就睡在那里，对此她解释道：疲倦的时候，她很恐惧幽长的走廊和那些曲折的拐角。公寓如此曲径交叉，他们虽然明知女儿不会在里面走失，但还会不时叫一声：“你在哪？”女儿的房间有三个入口：走廊，被妻子称作“工作室”的里屋，以及不明就里的客人眼中的“父母卧房”。再往前还有饭厅和厨房，厨房还有一个“佣人入口”——他们没有佣人——以及佣人专用的洗手间（洗手间的门锁莫名其妙地安在外面）。公寓最前方的“几间沙龙”紧挨着街边，妻子称其为“起居室”，租房合同把其中一个沙龙列为“图书馆”，因为墙上有一个小书龛。直通街面的房间在合同里名为“前厅”。公寓每月房租是三干法郎；房东是一个法国老女人，丈夫曾在印度支那有过地产，现在她只得靠房租度日。奥地利外交部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房租。

通过里屋半开半合的门，科士尼格观察着沉睡的妻子。他希望妻子一醒来就会问他在想什么，然后他会答道：“我正在想，怎么才能不想我的生活。”突然他又希望再也见不到她，听不到她的声音。把她撵走。她闭着眼，眼皮皱巴巴，不时悸动一下，看起来快醒了。她的肚子咕咕作响。窗外有两只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地尖叫，应声总要比呼噜声高几个八度。都市夜间的朦胧低语正渐渐清晰，不同的声音凸现出来：车流渐密，刹车声和鸣笛声此起彼伏。妻子头上还戴着耳机，语言教学唱片还在唱机里转动。他关上唱机，她睁开眼。睁眼的她看起来要年轻一些。她叫斯蒂芬妮，直到昨天，他至少还曾为她心动过。为什么她看不出他的异样？“你已经穿好衣服了。”她说，一边摘下耳机。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跪在她面前，和托盘出一切的一切。从哪里说起呢？从前，他有时会用手按住她的喉咙，那不是粗暴，而是他表达感动的某种方式。现在他想，除非她死了，否则我再也不会为她感动。他站着不动，仿佛罪犯名录里的人物一样，把头转向一侧，以一种家常便饭式的口气对她说：“你在我心中没有分量。我再也不想跟你共度一世。我再也不想关心你的任何事。”——“很押韵么。”她说。话脱口后，他才意识到最后两句押韵，太迟了——这样的话，她就不会当真。果然，她闭上了眼睛，问他：“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”他瞥也没瞥窗外一眼，就径直答道：“天高云淡。”她笑，很快又睡着了。一无所获，他想。太奇妙了！这个早晨，在他眼里，自己的任何行为都那么奇妙！

来到孩子的房间，他觉得自己正在告别；不仅向孩子告别，还向迄今为止与自己相得益彰的一种生活方式告别。再也不会会有任何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了。他站在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的房间里，心里惶惑不已，一不小心竟扭伤了膝盖。他坐下来。短暂的想像缺席让他很疲倦，觉得自己应该找些事来做。孩子昨晚睡前把鞋带抽了出来，于是他给孩子穿鞋带。沉睡的阿涅丝的头发遮住了整张脸，他看不见她的样子。他把手放在阿涅丝背上，感受她的呼吸。孩子的呼吸很宁静，闻起来很温暖，以至他回忆起了从前，那时的一切都和谐美满，仿佛蜗居在一片巨大穹顶之下。那时他常常把妻子误叫成“阿涅丝”，把女儿误叫成“斯蒂芬妮”。这些现在都已成泡影，他甚至连再多的回忆都没有了。科士尼格站起身时，觉得大脑似乎正在缓缓冷却。他皱起眉头，死死合上双眼，仿佛要将麻木的头脑重新催热。从今天开始，他想，我要过一种双面生活。不，我没有生活；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。旧生活只是一种伪装，而新的生活则浪灭在旧生活的伪装中。我的心已不在此地，却又无法设想去别处；我无法设想再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，却也不能想像别人那样去生活。我并不是排斥，只是无法想像自己像佛教徒、前卫者、人道主义者，或一个绝望者那样生活。对我而言，“如何”并不是一个问题，最多只是如何继续“如我”地活下去。——这个念头突然让科士尼格喘不过气来。下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几乎冲破了躯壳飞出去，留下一大团湿乎乎的血肉在地毯上。仿佛这个念头已经玷污了孩子的房间，他匆匆离开了。

不要东张西望！他走在走廊里，心里念叨着。“目不斜视！”他大声道。他盯着一间起居室里的红沙发，沙发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儿童书，乱七八糟。一切如此熟悉，却让他厌恶。他合起书放在桌上，让书和桌沿保持平行。然后他从地毯上拾起一根线，捏着它穿过走廊走进厨房，扔进垃圾桶里。